

今 日 許 論

第 四 卷 第 期

這一週

競選期中的美國內政外交

民主國家的外交

品格教育之最近趨勢

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

談文字改革問題

錢端升

王贊愚

陳友松

伍啓元

珂 藍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八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啟收發郵票新類第一號為記

這一週

近衛自十七日奉命組閣以來，經六日之詮衡考慮，始於二十二日組織完成。近衛這次組閣的經過，有幾點值得注意：（一）近衛自上次辭職後，雖有東山再起的呼聲，但近衛始終觀望待機，不願輕易再作馭婦。這次毅然辭去樞密院長職，從事新黨運動，取米內內閣而代之。事前諒必經過詳細考慮，與各方亦必有相當諒解，尤其與軍部，似應有相當默契。但內閣成立，依然費時六日之久，依然為日寇史上難產內閣之一，可見內幕必不如一般意料的順利。新聞人還是否合乎近衛的預定計劃，大是疑問。第二，近衛為日本舉國矚望的人物。他的第一次內閣，在戰後四屆內閣中，實力最强，人材也最齊，迄今為日寇評論家所稱道。這次他待機觀望了很久，才東山再起，以新政治體制運動及解決對華事件標榜國人，野心如此之大，責任如此之重，理應延攬一等政治家及各界領袖，共赴時艱。但事實上新聞閣員中除了少數著名的軍部走狗法西斯人物外，大都係近衛第一次內閣時的次官階級人物，這樣的內閣負結束事變的重任，何異痴人說夢？第三，近衛這次在登台前，先從事於新黨運動，顯然想藉新黨為後盾，獲取舉國的支援，現在新聞閣員雖尚保留了森林、拓務、厚生、鐵路等缺，也許為的是酬勞新黨運動領袖。但投機謀官的一般政客是否滿意，很是疑問。所以近衛這次出山，在他也許認為時機成熟，實則荆棘重重，前途茫茫，上台容易下台難，這位公子哥兒必定進退維谷，哭笑不得了。

希特勒於本月十九日在國會發表演講，表示願與英國停戰講和。希特勒對他這種表示，「非以戰敗者之地位向人邀恩，乃係以戰勝者之地位而獨張理性。」希特勒並且說，「余未見有何必須繼續作戰之原因，余於身罹戰禍之人，深為同情，且願我人民得以免此。」希特勒這番話，似是仁者之言

。儘着希特勒這些話，果出至誠，我們希望英國加以接受。國際政治果然能再度跳出元始野蠻時代狀況，而恢復受理性支配的正常軌道，這是人類之大幸已。不過希特勒這類理性之言，又有什麼保障？信口言誇。希特勒以往言論，已一再失信於世界。英國今茲對希氏言論，不敢輕易置信，寧願表示犧牲到底，作戰到底，當非偶然。舉世均認希特勒這種演說，是大舉攻英前一種姿態，是推卸戰事責任的姿態。是否如此，且待事實證明。平情論事，兵凶戰危，謂希特勒內心毫不感覺國際戰爭之殘酷，謂希特勒有戰勝英國之絕對把握，亦非事實。希特勒之和平表示亦非無因，惟事到今日，德英總都有騎虎難下之苦耳。因此，世界和平前途，依然渺茫！

法國貝當將軍通令凡五月十五以後擅離國境之法國士兵與政客，應予褫奪公權及財產。這種命令的作用當然是防範法國人民繼續對德作戰。最近因違犯此項法令而被逮捕者有將員十四人，參議員十四人，參議員一人。法國前外長及前內閣總理達拉第亦已被捕。匹夫無罪，愛國其罪，斯之謂矣。貝當將軍良心上想亦未必自安。但既已屈服投降，又不能不如此硬做。屈服投降，絕非國家民族生存途徑，可概見矣。

德國正在進行着歷史上第二次的大規模「歐陸封鎖」。在拿破崙的時候，拿破崙為着要抵抗英國的海上霸權，為着要削弱英國的經濟力量，嘗施行過一個空前的封鎖歐洲大陸的計劃。在那個時期，因為歐陸還沒有實行工業革命，經濟組織還不十分嚴緊，所以拿破崙的大陸封鎖計劃不能有很大的成功。但這個大陸封鎖已經使英國感覺到很大的不便了。現在希特拉也和拿破崙一樣，他雖然已經取得了大陸的霸權，但他却因英國的敵對行為，不能不繼續與英國作戰。英國唯一的重要軍事武器是軍艦，唯一的優點是把握着海上

制權，為着要削弱英國的經濟力量，為着要奪回英國的海上封鎖，自不能不加緊施行「大陸封鎖」的經濟戰略。假使德軍攻英不能成功，英德兩國成了海陸相持的僵局，則德國必更加紧她的「歐陸封鎖」。在經濟發展到高度工業資本主義的今日，則大陸封鎖之影響必然會遠較十九世紀初期為大的。「海上封鎖」與「大陸封鎖」這是今日歐洲經濟戰上兩大戰略。誰勝誰負，我們已拭目以觀！

美國與羅馬尼亞關係日趨惡化。本月二十四日歐洲電訊，且有英羅兩國斷絕邦交的消息。在我們看來，英羅斷絕邦交，即令目前尚非事實，將來必成為事實。事到今日，歐洲大陸各小國其勢不得不聽命德意軸心國以求生存。且羅國之過區為德意在戰爭時期必加以控制之地點。故今日英羅無從維護羅持邦交，乃必然之勢。不過羅以小國，介乎德意與蘇聯兩大勢力之間。羅國外交困難點，不在如何應付英國，而在如何調協於德意及蘇聯兩大勢力之間。在此唯力主發的野蠻時代中，小國處境之困難，可算已達極頂矣！

蘇聯西北的三個小國，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已決定與蘇聯合併。事實上蘇聯可以在三個小國境內駐兵，三小國的國防地點，已在蘇聯掌握中，三小國早已成了蘇聯的屬國。今蘇聯與三小國合併，實際只是完成一種法律手續而已。在蘇聯與三小國的關係上，並非重大變動。在今日歐洲局面下，小國實無獨立國存機會。遲早必為他人併吞。與其將來亡於希特勒，何妨及此與有歷史關係之俄聯合併。這或者是三小國國會一致通過加入蘇聯的心理。在蘇聯的計劃上，這首先是防德的一個重要步驟。儘管德蘇簽訂了協定，畢竟是利害相交。把眼光放遠一些，德蘇間，害國突厥和洽點為多。希特勒今日橫行歐洲大陸，史達林的憂慮絕不在邱吉爾之下。這或者是蘇聯與三小國合併的連結所在。總之厚，我之薄，想希特勒今日對三小國與蘇聯合併，必生此感。

國務卿赫爾（大會主席）在二十二日發表的演講。赫爾建議美洲應建立互保制度，換言之，即南北美各國應互相聯合，以防止法西斯國家侵略美洲。為應付當前局面計，赫爾主張「美洲國家對歐洲被德國佔領各國在西半球之領土，建立一種集體代管制度」，此項領土是對不許轉讓與擴張。這就是美洲的汎美制度。但赫爾一再聲明，汎美主義與世界其他部份所盛行之區域制度迥然不同。「汎美制度無侵略或威脅任何國家之用意。其唯一目的，僅在自衛。」赫爾演說中，日寇冒牌之亞洲門羅主義，痛加駁斥。日寇既此，當知所警矣。其實北美合衆國今日在美洲，何嘗不是盟主，何嘗不是居於領導地位。但美洲其他各邦對美國之領袖地位，却心悅誠服。希特勒、歐洲，日寇在亞洲，其所圖者，亦在滿足領袖慾。然希特勒與日寇之手段，却在以「軍事政治經濟控制其他自由獨立之民族」。王道霸道，分即在此。德日最後失敗之點，當亦在此。

日寇在本週四曾一度侵入鎮海。經我軍奮勇反攻，日寇又狼狽奔逃。鎮海之得失，本與中日整個戰局無重大關係。惟日寇大吹大擂，要排演他的閃電戰。所謂閃電戰者只在沿海地帶掠奪幾個海口，外強中乾之象，已盡暴露。費若許海陸空大力，邀伴侵入鎮海，却不能經我軍之一反攻，日寇喪氣竭蹶，總算已達極點。從這方面來看，我軍收復鎮海，却有重大意義。

國民政府於本月二十四日制定非常時期維持治安緊急法，其內容已散見本月二十五日國內各報紙。這種法律的效用，當然是在非常時期中肅清奸宄，保衛公共秩序。這種法律公佈以後，通常所謂的人權保障，當然受到相當影響。舉例來說，依據此種法律，政府對於私人身體及住宅之搜檢，對於郵電印刷之干涉，多添了許多方便。然在此種非常時期，這種法律在維持治安上又自有其必要。我們今日唯一之希望，即此項法律影響於人民權利者

甚大，執法者應特別加以慎重。古人謂「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學之以致，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這是極有價值的古訓。當此內憂外患極端嚴重之際，我們所恃以復興國家，復興民族者，還在「有恥且格」四字。倘法律擬定太甚，良善者望而生畏，奸邪者更而無恥，嚴刑峻法，其又何能？請執法者慎之慎之！」

農林部長陳濟棠氏已於本月二十二日在農業正式宣誓就職。他所說是國民政府第一任的農林部部長。國民政府以前雖然有過農工部或經濟部等組織，但把農林列為專部，這次却是最初的一次。我們雖然對中國是否有單獨成立農林部之必要不能不表示懷疑，但現在農林部既然正式成立，我們十分盼望由於這個新的機構的設立能够使中國農業有長足的進展。但要做到這一點，則非借重專門人才不可。現在的部長和政務次長在農業上都是外行，因此更須專門專才之必要。

競選期中的美國內政外交

今年十一月五日美國將舉行大選：總統，副總統，衆議員全體，參議員三分之一，以及各邦要職員的大多數，均將於是日改選。美國兩大黨——共和黨與民主黨——已分別舉行全國代表大會，制定政綱，並推出正副總統候選人。自今日起，至十一月五日止，美國的選舉將一天比一天的劇烈，而內戰與外交均將為這選舉所蒙罩。

要明確這選舉票的形勢，我們當然首須知道兩大黨所推舉選人的人品及斷採政綱的內容。

總算被召內廷見面了。第二回：「那日正午，太祖皇帝在御座上，召見了他。」

錢端升
，更不是典型的共和黨政客。他向與共和黨裏摯，與共和黨政客更無緣。他做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唯一資格就是他的反對新政。而且他並不反對新政的目標及理想，他只反對新政的方法。從他的被推，我們可以窺見三點。第一是共和黨的無人。第二，共和黨大多數黨徒也知非推一富有進步性的政客，則不易與民主黨競選。第三，成爾基是一個不凡庸能拉票的有力政客。

共和黨的副總統候選人爲奧立剛邦（靠太平洋）參議員麥克那來。他在上院已有二十多年，爲上院共和黨領袖。論資格聲望，他本遠在塔夫脫及范登堡二參議員之上。只因他來自小邦，不易膺選爲總統候選人，故屈爲副。

樂觀的事。台灣獨立革命黨與台灣革命黨與台灣革命大同盟，在本年三月間已合組革命團體聯合會。最近台灣青年黨及台灣國民革命黨亦復正式加入聯合會。從此台灣革命事業，已意志集中，力量集中，革命進展，今後當然日放光明。中華民族與台灣民族今日正是患難之友。中華民族的抗戰與台灣民族的革命，相依相輔，平行並進，共達成功的目的。亞洲前途幸福，實利賴焉！

事我外交已正式提出抗議。抗議謂「工部局之保管此項檔案，既係受有上海市政府之委託，除將原有檔案交還原委託機關以外，自不得將其移交其他任何機關」。這種理直氣壯的抗議，不但有法律的根據，且有道德的根據。工部局受人重託，今竟有此違法行爲，信義之謂何？端工部局之用意，必以爲此種手段，對租界壽命或可延長。實際這是妄想。日寇野心乃欲將歐美各國勢力完全逐出亞洲，果爾，豈是工部局小獻慇懃可以滿足日寇慾望？故工部局此種行爲，除喪失信義外，且足以證明眼光短小，智識低下而已！

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為羅斯福總統，副總統為農業部部長華來斯。羅斯福是否願為第三任總統，顯出而競選，一年以來成了美國的大個大謠，據說，他自己頗願休息，但他怕一則政敵摧殘他的新政，二則生手危及美國國地，三則民主黨被共和黨所敗，故遲不肯宣布真意，直到了共和黨開過代表大會，決定了候選人及政綱之後，直到了民主黨代表大會開幕時，他才表示如被推舉仍可接受的意思，我們如記得威爾基的內政方針並不反對新政的目標，外交方針亦偏向援助英國，則羅斯福之願為第三任總統似乎由於第三個理由，而不是由於第一及第二理由。

羅斯福總統的副手八年來向為加納。但這次他却要求華來斯為副。華來斯家世榮盛，其父為哈庭時代的農業部長，其祖為羅斯福（肖奧陀）時代的顯官，故其先代實為共和黨黨人。這類可與威爾基年前籍隸民主黨之事媲美。此次如羅斯福不競選，民主黨代表大會大致會推赫爾為候選人，羅斯福不推華來斯為副者，乃因華來斯可得農人及中西部的擁護，頗可助羅斯福拉票。同時，羅斯福如獲連任，則仍可借重赫爾為國務卿，以收駕輕就熟之效。

以上為兩大黨所推正副總統候選人的人品。

至於兩大黨的政綱則我尚未見到全文。就電訊所傳者而言，今歲兩黨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兩政綱似乎比從前更難分明。以外交政策而言，共和黨似應力主獨立，才能有別於羅斯福的政策。但藍敦（一九三六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及威爾基均反對孤立政策；因之共和黨對歐戰亞戰的態度幾無別於民主黨的政策。藍敦的商務協定政策為羅斯福政府的主要外交方針之一。如共和黨加以反對，則兩黨的外交方針也可有別。但共和黨不敢反對，而威爾基且甚贊成。此外，對於菲島獨立，對於門羅主義，對於善鄰政策，兩黨也無分曉之處。至於內政，則共和黨理應大大反對新政，才可以出色。如范登堡及杜威一流保守派大得勢，新政亦勢必大大在反對之列。但新政為一班人所

所知，故其為何事？

結果，共和黨的政綱僅大寫一陣羅斯福政府亂而無方，羅斯福政府耗費過度，而不敢公然主張取消各種新事業及各種救濟，亦不敢公然主張預算平衡。

依常理言，兩黨政綱及候選人的政見既均相若，則掌權的政黨應易於致勝，羅斯福政府亦無推倒的危險。但美國大選的難測處不在政綱，也不在候選人的政治主張，而在候選人的「人」的問題。羅斯福向是拉票的能手，這是任何人所不否認的。但威爾基的拉票本領似乎也很可觀。以一個從未擔負過政治職務的商界鉅子，而能於三個月之間，自白地爬上政梯的最高處，顯見得威爾基不是一個庸人，也不是一個缺乏吸引力的人。據說在共和黨代表大會開會的那一天，他還是沒有被推的希望，他的希望遠比塔夫脫小。但當他自己蒞臨會場，一與代表接觸，形勢頓變，而他卒能獲選。從此更可見威爾基魔力之大。以威爾基對羅斯福，誠有勁敵相逢之概；也是羅斯福在幾個月前所不能料到的一種形勢。

因為這次的選舉成爲羅斯福與威爾基之爭，而不怎樣是主義政策之爭，所以最近三四個月內美國的內政外交將發生何種的變化，頗難令人捉摸。如果兩黨的政綱不同或候選人的主張各異，則在競選期內，當權的一黨必須繼續該黨所持的政策，不然將有進退失措的危險。現在兩黨黨綱人的政見間既無顯著的分別，則最近數月內兩黨皆可迎合民衆心理，以取悅民衆。如能迎合民衆心理，則偶而違背政綱，亦可不虞反對黨的詰責。舉例言之：現時兩黨均主張對拉丁美洲取友善的態度。但如形勢變更，巴西法西斯主義勢力抬头，而民衆傾向干涉，則誰先主張干涉，誰便取得人民好感。在這種形勢之下，誰又不願變更原有主張呢？

依我的推想，在十一月五日以前，美國的內政，除了與國防有關者外，多半不會有若何變動。民衆既希望連任，自不能不維持已在進行中的各種事業。但共和黨既對新政有預言，則在此數月內，羅斯福自亦犯不着推廣斯

內政方面，最近數月內最可有變動者，爲財政問題。但財政如發生新的問題，亦必由國防而起。

國防問題殆將爲最近數月內政爭的對象之一。就世界形勢的演變而言，美國不能不增國防。政府負此責任，反對黨在原則上亦無可反對。但反對黨必找覽種種機會，以訶責政府的無能，政府的沒有遠見，甚或詆譭政府具有獨裁的野心。羅斯福在上月曾宣誓，將令全國男子受訓或與國防有關的訓練。此層意思現在尚未具體化。一旦真有此種訓練，共和黨或不免有所挑撥。又出售軍械一事也易起爭執。助英國爲兩黨共同的主張。但如政府將一切英國所需的器械出售，共和黨或會訶責政府忽略本國的國防。此外軍需業統制問題也極易發生週折。要擴充軍需業，政府非有完全的統制權不可。但此種統制必非共和黨所願見，因民主黨將因此而更是根深蒂固。因此，在競選期內，除了大海上軍的政策可進行無阻，其他有關國防的新設施恐不易發展。

最近數月的美國的外交政策將如何變化，則爲我們所最關心的問題。但依我的推測，除非德日有過分的挑釁行爲，美國對外將避免一切足使美國牽入戰爭的行爲。

美國對歐戰實際早已不中立。美軍不但寄同情於英法，輿論與軍火也只供應給國之用，而不供德義的驅使。但英國所望者，尚不僅是同情與軍火，而是更積極的參戰。依常理，美既同情於英，既明知英敗美亦危殆，自應趁早助英敗德，以保障西半球的安全。但是參戰的行動，在大選已過之後，如有必要，無論誰就是羅斯福或威爾基，均可答應。而在競選期內，則主張參

戰者勢必受敵黨及孤立派的攻擊。故在競選期內，美國參加歐戰的可能性謂等於無，除非德有過分挑釁的行爲，如攫取法屬西印度羣島或公然在南美進行法西斯化工作等。希特勒如不做這些傻事（我想他不會做），則美國在大選之前絕少參戰可能。

美國對中日之戰也不注重中立，而注重九國公約制度的維持。美國同情中國，且多次肆說九國公約的神聖。爲貫徹這點起見，美國應予中國以有效的援助，如借鉅款，如禁軍器品運日，如運用海軍以震懾日船等等。但這些積極的行動美國素向躊躇；大選期內，這膽怯恐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我們固信，如美國發動這些行動，日人只會怒而不敢還手。但美國的孤立派至今仍力持日人必還手之說。於是，政府即想有行動，爲免觸共和黨的攻擊起見，也不敢有行動。

我想凡熟知美國情形者，必承認在競選期內，美國的行動不易積極。這不是說，大選以後，美國行動仍不積極。一九一六的大選中，兩黨均力主和平。但一九一七年初兩黨均一致贊成參戰。這個先例至今仍有價值。此所以英駐美大使洛新目前（二十三日）宣傳英之抗德到了本年十月當有轉機。洛新的用意在使美人相信英國抗戰的決心與能力。至十月以後，則洛新已預料美必能更進一步的援英。英國如此，我國亦然。我國如欲取得美國大選以後進一步的援助，在這幾個月內，我們也須加倍努力抗日。必定幾月內能自助，然後幾個月後可多得人助。這是美國政治的形勢使然，我們不可不知也。

民主國家的外交

王贊愚

我們與民主國家站在一條線上，對他們自始有很大的期待。近來他們助我抗戰之趨於消極，因此難免有不少人厭惡民主國家的外交，說它害着妥協

感如此之困難。關於獨裁國家的外交，讓我在另文詳加討論，但這裏我祇指出上述看法似是而非的。

文就是解釋這一點。

一般民主國家的外交，俱感許多實際困難。如制度上所促成的內部牽制，如黨派間對外交的意見分歧，又如當權在位者之顧忌過多，均足使外交政策難於穩定，穩定後又未必能澈底執行。游移莫定的外交，行之於現今的世界，實等於無外交。民主國家在外交上不能自脫於苦境，惹得人們對民治制度不根除懷疑。舉事極權主義的人，竟嘲笑民主國家重內政輕外交之不智；殊不想首次大戰後，各國政局杌陧不寧，外交幾乎寸步難行，而當政者為避免內部糾紛，對外每必倒重折衷，適可而止，終不敢堅爭所求。情勢逼得如此，本無可非議；無如民衆不諳政府處境之難，往往認為每次妥協都是懦怯迂迴的表現，要求多退讓一步，國權便減削一分。他們總是這樣想著，任何犧牲均為所不許。撇開英美法等國不論，就是德意志在草瑪共和國時代，獨裁外交即有如斯之困難；而且戰後初期的奧大利，匈牙利及意大利，情形大致相距毫不同遠。

聽近來的獨裁政治，也可說是擺脫外交苦悶的結果。原來當代的獨裁者，習慣不以口號標語起家，為攫取政權的便利，不斷地給予聾人聽聞的諾言，失地由他可以恢復，國權由他可以爭回，民族地位由他又可以增高，所以獨裁便深得人心。等到執政之後，祇要對外有把握，對內便不愁無後盾；宣傳鋪天了，輿論失聲了，國策既任憑一人擺佈，而全民唯馬首之是瞻。獨裁者在外交上獨自作主，其所行的必然是強硬的一貫的政策。就政治組織上說，全國大權既集中於一身，對外政策自不因與論黨爭而有所顛變，對外者猶又不因與論黨爭而發生動搖。根據着這個理由，會有人盲目地頌揚法西斯外交的優長，以為其外交路線的固定性，遠在民主國家之上。其實，這個看法不值論者一笑。當知現世法西斯獨裁者，都是投機取巧，蠻妄動，聲譽甚高，而政局愈紊亂。近年來歐洲形勢的繁演，最足證明這一點。

獨裁國家的外交，並非完全與民衆絕緣；因為獨裁者亦往往利用選舉投票等一套方式，假借外交問題的公決，以證示自己在國內之受擁護。表面上

雖採取同樣方式，發揮民意的作用，在獨裁與民主兩種國家裏，却是迥然不同。我也不得不承認在各國現狀下，外交民主化未必即有好影響。試觀民主國家中的民衆，在樸朔迷離的宣傳網中，情緒逐漸於偏激，再因對外交關係之重大，感受較較爲微弱，是非曲直常以情感所混淆。外交與內政綱成一片，每由於內政的劇變急轉，迫使外交找不出正當路向。一直到了現在，民主國家似乎還未採用處理外交的可靠方法，以致努力於國際合作，不易有預期的成就。今後祇要民主各國在外交上能自主自助，其決計定策又不為內政所搖惑，則共同協力以促進和平，似乎是不甚難的事。

民主國家大致依民意來辦外交；但所謂民意也者，却未必是全體或大多數人民意志的反映。現今先進民主國家，如英加美法，大都是工業極度發達的社會，那裏政治上的支配者，就是商業資產階級，他們的勢力浸透，錯綜複雜的各種團體之中，且能控制可以左右外交的宣傳工具。至如那般所謂「公民」，對外交反面無由過問，簡直變成了利浦孟氏 Lipmann 所謂「幻虛民衆」 Phantom Public；實際上國中祇有那些代表財產關係的「壓力團體」 Pressure groups，纔能瞭解外交有切身利害的影響。在政治舞臺上，「壓力團體」的代言人是政黨，而政黨仗其財力作政治活動，以左右外交政策的構成，所以民主國家的外交，是許多因素促成的產兒，錯綜意志互調的結晶。商業資產階級，實際是民主各國的中心勢力；這個階級在各國裏，幾乎有同樣的要求，對一物而相爭，往往靠戰爭以解決。譬如他們所需要的原料之取得，銷場及投資範圍之擴充，大抵非依戰爭不成功。向外拓地擴威，國與國間難免於衝突，衝突或依妥協而和緩，但終久必至於決裂而引起戰場，一旦現狀被推翻了，彼此都蒙其害，由此可見長戰亦有其苦衷。「均勢」的目的，本來在於分利，分利不均則有爭，爭而不決則有戰。從近代史實上看，「均勢」促成戰爭的可能性，比什麼都要大，因為列強間的「均勢」一本難持久，每次調整都是永相安於一時，不能根絕一切爭端，終久反要種下了

戰爭的根源，兵凶戰危，誰都不肯輕啓戰鬪；況且上次歐戰以後，諸大民主國家已算勝利滿意，無他利可圖了。「持盈保泰」就是「均勢」的第一義，所調在外交上總是倡導着什麼「遵守條約」，什麼「維持信義」，想把國際關係納入常軌，以防止窮兵黷武者之放肆。

然單就外交上觀察，民主國家的內在矛盾是很顯明的。國中的統治階級，一面期望和平之長久保持，一面又堅求足以惹起戰爭的事物。世界上有許多事，雖然自己不願意做，但是無意中已逼着政府去做，那個階級過問外交，也就是這樣。我們且莫說統治階級心裏那樣愛護現狀，而絲毫不肯放鬆手裏有礙現狀的東西；就是那班社會主義派也是相差不多，平時高喊着「和平」，「軍縮」及「集體安全」等口號，到了切身利害受影響的時候，其主張和舉措亦何嘗不帶着幾分血腥，結果所玩弄的都是違背良心的那套把戲。民主國家的外交，和一般內政一樣，是維護各主要團體利益的策略，而社會上的團體利益，繁瑣而且相悖，很難凝結而成一體，為對外措施的可恃之標準。無特殊利益的大眾，大都是愛好和平的，然民主國家專欲迎合大眾的心理，而決定外交的路向，也有實際的困難；此中原因很多，主要的就是大眾對於外交類皆漠不關心，自己既不能創造新穎的意見，祇好無條件的接受別人

的主張；他們對於輿論的形成，可以說極少貢獻。在現今民主國家裏，輿論歸根是「壓力團體」所促成，每個「壓力團體」各有固定的看法，盡量利用奸詐曲折的手段，造成於己有利的輿論，在那裏左右着全國的外交，甚至藉外交來掩蓋其私圖。輿論的風向之難測，在政黨分歧的國家裏，尤令人無從捕捉；故黨對外交通常各有主張，在野則鼓吹，在朝則實踐，每因政權交替的頻繁，致使外交上發生劇烈的轉變。這是好些民主國家俱有的病象。

從上述的解釋，我們可窺出民主國家運用外交的內在困難；我和祇因其

在外交上有了內在的困難，所以大體上是傾向於折衷，帶着好些分的妥協性。以立國精神論，民主國家都站在和平陣線上，然其為和平努力之程度，往往大受統治階級利益所限制。首次大戰以後，她們所維持的「均勢」，是需要長期的和平，為愛護和平而求妥協，則妥協之結果必為和平；但過去民主國家計不出此，事實上每遇武力恫嚇，即不惜忍辱屈膝，予侵略者以可乘之機，和平終成泡影了。

更值我們注目的，現今諸大民主國家，大半是資本主義極度發達的社會，國內財產關係的失調，使階級間矛盾日趨尖銳，其反映於外交上的是路線的模糊，和動作的遲鈍。這些欲蓋彌彰的病象，莫說在戰時可陷民族於危亡之境，就是在平時也會惹起極不利的國際變化。不過所可引為歎幸的，當前諸大民主國家已經完成統一了，民族意識似皆超過了階級意識，儘管對內有政見之衝突，而對外始終把國家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到了外患緊迫之時，各政黨對外交問題，大致祇有策略上的異議，並無原則上的爭執。外交所企求的是維護國家的生存及發展，各政黨在這個大前提之下不難放棄左右的立場，決然一致對外。這種事實足以解釋在政黨競選中國際事項不如內政問題之促人重視，又足以解釋政權交替的頻繁而不引起對外政策之劇變。

表面上民主國家的外交，雖呈着政出多門的現象，但從根本原則上言，自始亦能保持相當的一貫性，形式上的差異，却未遮掩實質上的相同。其實，民主國家外交的積弊，却不在於根本政策的欠缺，而在於路線的模糊，和動作的遲鈍。我們對此縱素加詬病，然絕不能說這是採行民治制度所致，因為從事實上看，這都是社會環境使之然；社會環境逐漸改善了，外交上的種種病象，將要依時間而自然減少。我們若因此而專在制度本身上誇功過，誠難免因噎廢食之嫌了。

品格教育之最近趨勢

陳友松

品格是個人或一民族適應社會環境的思想與行為之倫理式型。在個人為人格。在民族為民族性或國格。中西哲人，欲化民成俗，必以適當的品格或人格為前提。例如記述大洛齊以人格之發展為教育之目標，赫耳巴特以道德為教育之鹄的，古希臘斯巴達之教育在訓練自衛，勇敢，與愛國的品性，雅典之教育宗旨，為人格與審美的修養。英國教育，首重自尊自治誠信公平等公民或士君子的道德。其他現代各國，無論是社會主義的民治的或極權國家，無不以適應某種環境之民族品性為教育之側重點。然其所爾重之民族品性的哲學，自全國人類福利之立場觀之，是否有當，則為另一問題。亦即是品格教育之根本問題。吾國自古即重視品格教育，例如「敬以人倫」，「敬數五教在實」，是以明倫為教育宗旨的。六藝中之禮樂，即是德育之基而與現代之心理學相吻合者。至於孔子而集大成，儒家之教育思想，至為當時極完備之人格教育，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以修身為中心。

演成吾國極偉大之政治與教育的哲學，為吾民族之極珍貴的遺澤。此種高超的民族道德理想，倘發揚光大，對於現今世界浩劫之拯濟，將有莫大貢獻。蓋舊道德之德目，雖必須因文明之變遷而變遷，但其本質，則不可變。吾先哲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又云「道濟天下之溺」實非復古與誇大的謬論。最近已有西哲感於世界之混亂，實因物質文明之發達，過勝於人類精神進步之發展。因之大聲急呼宇宙永久價值之不可忽視。並闡明價值在事實世界之地位。（*The Place of value in a world of facts*）英國教育家亞當士，最近分析此次大戰之根本原因。第一在人類精神與道德價值之崩潰。可謂品第教育實為世界當前之一大問題。茲以一民族而論，我中華民族之道德一想既如此高超。何以自興漢以來，民德日偷，官德日弱，元惡大奸，比比皆是？據我當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所云，「新教育之綱領，不外教導，學校

側重書本之講授，而忽略德行之指導，此由於修己含章之教育未加重視者也。」總裁甚至稱之為亡國的教育。故中樞年來特別重品格教育。在學校方面則有整頓學風令，有導師制之推行，有六藝教育及「生之原理」之闡明。在社會方面，則有新生活運動與國民精神運動員之推行。以「精神重於物质」為口號，讚揚我民族固有之美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及禮，義，廉，恥，至大至剛至中至正之品性。復勉全國教師為「衝堅摧銳的前線戰士，為築路橋樑的開路先鋒，為移風易俗的社會導師，為繼承存亡的聖賢豪傑」，於是抗建精神，日益旺盛，必勝必成之信念，實置根於此。然而理論精神，固風靡一時，為吾校繼往開來之偉大領袖所倡導於前，但實行之效率，踏實，與貫徹，則其問題實千頭萬緒，不可不假以時間。應為全國教育者今後不可避免之大任。

吾人必須檢討吾國固有品格教育方法之缺陷而求其改造兼教育科學的新發展。固然，如陳立夫先生所云，一方面不可「厭棄過去狂飄風」，然在另一方面則必須「準備對中國過去的學問，禮制，與文物等等，用科學方法，加以考察，然後將好的萃取起來，剔除開去，便合於現在時間與空間的需要」。富伯齊君在吾國古代導師制之精神一文中，曾有精當的論述（謂中國幾千年對於人心深淵之體會，應密切注意，但西洋對人格品格問題之科學研究，成果亦當採取。過去批評吾國新教育者，動輒謂杜威之淺薄的實驗主義與自由主義尤其是教育無目的，與間接之道德教學說對吾國有流毒。實則其問題不在杜威學說之本身，而是吾國人囫圇吞棗一知半解之所致。讀過古漢書中，杜威闡明「民德之間題實一道德問題，……任何隱蔽社會問題之根本

道德本質的可是有害的」，他希望科學更能給予我們以較多的道德價值，以代替科學萬能之道德價值——事實上許多的道德已毀滅了。科學應釐定新的人類道德，他又主張人類關係之實驗，此類科學實驗在美國學校中已有顯著的進展，吾國教育不可不迎頭趕上。憶丁文江氏有一次在大公報論道德問題

成新舊的分野，科學的探討發現兒童與青年沒有統一的道德標準，並且人格之調整必須開始於童年，優生與「胎教」之必要亦為現代科學所證實。吾國教調合一之合理論亦為最近教育心理與社會學之結論，一九三五年美國全國教育行政學會會以品格教育為其年鑑之專號，其實施原則如下：

品格之科學，在西洋已從三方面為出發點有長足的進步，第一是從生物學的遺傳研究，探討個人品格與民族特性之遺傳的因素及其改造方法。即是優生方法。潘光旦先生是吾國此學的先導。第二是從心理學或社會心理學與生物生理學密切携手探討行為及人格之本質，形成與改造的技術。如桑戴克之個性研究，佛洛特心之分析，塞斯敦亞耳坡等人之人格測驗。各種盛行之診斷測驗心理衛生與療治以及美國全國學校所認為中心設施之指導Guidance

「我們研究品格教育的立場，是認品格教育非學程中之另一科目，也非一種課外活動而是一種教育應歸宿的歸的。它不是在教育宗旨與目標中一種獨立的分開的東西，實是一切宗旨與目標之內在因素。……廣博言之，一切協助個人調適他的行為以應社會生活的要求的工作——在學校，家庭，宗教以及其他社會團體——都是品格教育的範圍。在學校內，一切設施如教育指導與編輯，診斷測量，與補救教學，心理與體格健康，和一切社會化活動都對品格發展有其貢獻」

來，有從兒童之整個環境研究者。在德國稱爲教育環境學，有從方位心理的社會心理學研究者。(Topological Psychology)如布郎(Brown)之研究人格形成，實由整個「社會位域(Social field)」的結構。謂現代科學已證明：「沒有無遺傳的環境也沒有無環境的遺傳」有從人類學及民族社會學入手探討民族特性之形成，並比較各民族之優劣，因而建議民族改造方案者，在吾國最近則有莊澤宜張君俊等對此問題有系統的貢獻。中國科學社對於民族復興之科學方法的探討，亦爲吾國玄學的舊統的品格理論之有力的反證。可見品格教育之學術的基礎，是精深博大，而且已有顯著的科學系統，非徒譜述抽象德目，譁譁告誡所能收效。故品格教育之實施技術的現代化亦爲吾國各級學校今後應有之努力，評論教育學術者，成調過重技術方法，然則技術方法豈可廢哉！否則有似和尚之終日念阿彌陀佛，無積極的社會行動，更無積極社會活動之方法，其於世道人心何補！

要研究的品性，第二會報客觀的測量度以測量各種影響著成之成長限度。為解決此種困難，研究者正注目於特殊情境中的行為問題，並已能改善他們的測量方法。最近有一個診療研究是其一例，他們發現「最妙的品格教育方法是避免或減少個人的道德的和感情的衝突」——如果懼怕懲罰與好勝心是教訓的動機，則取消懼怕懲罰或廢除個人競賽之動機，便是品格教育的任務，而不在直接處置欺騙行為」，還有許多較專門的探討和新的設施，載於文獻者已有千百種，吾國在此積極提倡導師制與品格教育之時，實有充分發揮此種學術之必要。

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

伍啓元

——論國地收支劃分問題——

從國家財政與地方財政的關係來說，我們可以把中國財政史劃分為四個不同的階段。中國從來的財政是以國家財政與地方財政不劃分為原則，所有財政收支都由國家負統支統收的責任。所以至少從原則上說，中國在那個時期只有中央財政而沒有獨立的地方財政。清代的財政，就是一個絕對中央集權的財政。所有關稅、鹽稅、田賦、契約，及其他租稅收入均在原則上為國家收入，所有省縣的地方支出均在原則上為國家的支出。

民國成立以後，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乃開始劃分。中央主要稅收，為關稅、鹽稅等稅；地方主要稅收，為田賦、契稅、屠宰稅、厘金及酒糖油茶等消費稅。在這個時期，地方財政大都相當充裕，並且常有盈餘。而國地收支劃分辦法的施行，因為袁世凱的政治勢力，大體上是相當順利的。但隨着袁世凱的崩潰，這個制度也隨之而破壞了。

自從護國討袁諸役以後，中國政治走進了軍閥割據和內爭的局面。隨着軍閥政治而來的是財政的支離破碎。除了關稅等稅的一部分因為外債的關係仍由中央政府所有外，其他稅收就差不多完全落在當地軍閥的手上。當時只要權力在手，就無所謂國家稅收或地方稅收，都由當地的軍事長官自由徵課。因此不但沒有真正的中央財政，並且也沒有真正的省地方財政。不但國地收支沒有明白的劃分，就是公家財政與軍事長官的私人財政間也沒有明確的界限。財政的支離破碎，可以說是達到極點。

國民革命以後，中央政府確認國家財政與地方財政應該有明確的劃分。在中央收入方面，除了公債收入和其他國家收入外，主要是租稅的收入。這些租稅在戰爭以前，以關稅、鹽稅、統稅——為主；在抗戰以後

，中央並且注重發展所得稅，過份利得稅，遺產稅等直接稅。在中央支出方面，主要是軍費支出和其他國家支出。為着要統一國家的軍權，實現軍隊國家化起見，軍費支出由中央負擔，實在是必要的。在地方稅收方面，還是以田賦、契稅、屠宰稅等地方稅為主，其中最大的變遷，就是取消厘金和舉辦營業稅。厘金是一種國內通過稅，很不利於工商業的發展，所以有取消的必要。

但在這個時期要實行國地收支的劃分，是不容易的事。其中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以前在軍閥割據的局面國地收支早已沒有分開，因為這種歷史的關係，不能不有很多阻力。（二）各省的財政情形經過了長期的糾纏，而不能收入相抵。且大多欠有巨額的債務。這些債務和財政虧缺也是實行國地收支劃分的一大阻力。

西南一帶——特別是四川、西康、雲南等省——因為地理的關係，一切進步都較沿海省份遲緩。所以國地收支劃分更不易實現。直至抗戰發生的時候，無論川康或雲南，都沒有做到國地收支劃分的地步。但這並不是說從國府成立至抗戰開始的一個長的期間，西南各省的財政並沒有進步。事實上在那幾年間各省的財政都有進步的。雖然這幾省的財政沒有實現國省劃分的原則，但這幾省的財政當局至少已經樹立起省的財政系統。在國民革命以前，這些省份只有軍閥的財政和防區的財政，而沒有真正的省財政的。因此省財政的樹立，也代表一種重要的進步。

在國省收支沒有劃分的情況下，川康雲南等省的財政乃有許多不健全的問題。財政的支離破碎，可以說是達到極點。

原中央所規定的原則。其中最普遍的弱點就是用變相的方式，保留與厘金性質相似的租稅。例如在四川和西康，便設有「地方稅」，而在雲南則設有「特種消費稅」。這些租稅雖然因地方財政困難和地方情形特殊，不能完全避免，但它究竟是一種有害的租稅，會對工商業發生不利的影響，所以不應永久存在。(三)因為財政支出不劃分清楚，結果許多中央的軍務政務都受了牽制。因此常常會使中央與地方之間發生不必要的誤會。這種政治上的損失是很大的。因此無論從財政的觀點或從政治的觀點來說，國省收支劃分都是必要的。

因為抗戰的關係，川康雲南的一切都往進步的路上前進；而在財政方面，則先後實現國省收支的劃分。在四川，則自二十七年一月起，即明令國省稅支劃分：由國庫經收國稅，負担軍費；由省庫經收省稅，負擔政債各費。西康方面，亦實行國省收支的分立。特別在省府成立以後，這種分立情形，更為確定。至於原有的地方稅，四川則自二十六年抗戰發生以後，即行裁撤，而西康則只在康屬改設邊關稅局。但事實上邊關稅在性質上與地方稅相同，所以還有裁撤的必要。不過大體上說來，川康兩省都已實現國省收支劃分的原則了。

雲南方面，在抗戰以後，也逐漸往國省收支劃分的路上走去。最近中央財政當局與雲南省當局商妥，自本月(二十九年七月)起，實行將雲南的國省收支劃分清楚。其劃分的具體辦法，主要共有如次的幾點：

(一)已往由雲南省方經收的國稅，如鹽稅和印花稅，都歸還國庫，歸為國稅，由國家稅務機關負責。鹽稅則在二十七年六月已經改由鹽務管理局統一辦理，因此已經與中央稅務體系相符，不必再加更改。今後工作，應在嚴格遵行中央現行鹽法，改革各種積弊着手。印花稅則原由省財務機關徵收

，徵收辦法採取按縣辦派的辦法；雲南省本身復訂有單行的稅章，因此這種辦法都與中央不同。現在則依照中央辦法，改交直接稅辦事處徵收。

(二)對於雲南原有而不應列為省稅的租稅，一律劃為國稅，由財政部在昆明設立「雲南區稅務局」暫時照舊徵收，並在最短期間內加以整理。這些租稅包括烟酒稅、特種消費稅、火柴稅、捲煙稅、茶糖稅、鹽稅等。現在財政部雲南區稅務局已於七月八日正式成立，由雲南省財政廳陸廳長兼任局長之職。所有上述的租稅，亦已改由稅務局接收辦理。

對於雲南省原日負擔的國家支出，如軍費、司法費、黨費、外交補助費等，改歸國庫負擔。國庫方面，並對雲南省政府補助若干補助費。

我們對於這種調整方法完全贊同，但對將來怎樣整理各種租稅一問題，方稅一性質相同的租稅，對工商業的影響至為不利。它的存在雖然不無減少消費的功能，但它同時也有提高物價的作用。我們盼望財政當局能够按照預定計劃，迅速加以取消。此外對於鹽稅和印花稅，我們沒有其他意見；對於火柴、捲煙等稅應即改為捲煙火柴等統稅，按照中央統稅法規辦理；對於錫礦稅則應按照中央礦產稅的辦法，加以徵收。

對於省稅方面，我們盼望省財政當局能夠特別從改革田賦及推進營業稅等方面着手。我們必要做到省財政收入能够等於省財政支出的地步，然後省財政才能算是上了軌道。

我們以為這次雲南省國地收支劃分的實行，不但是雲南財政史上的一種劃時代的要舉，就是在整個中國財政史上也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我們盼望省當局和中央當局能常常本着這種合作的精神去改進雲南的國家財政和省地財政；我們以為這種合作實具有財政以外的重大意義的。

談文字改革問題

珂藍

「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日報光明版載有教育部方面為文字改革問題發表的一篇談話，不主張中國文字拉丁化。……就學術研究立場看，教育部主管人的話，似乎也有一番道理。」

這是朱佩弦先生在本刊第三卷第二十四期上發表一篇「文字改革問題」文章的頭幾句話。全篇論旨，頗係這一段話的引申。筆者認為在現階段文字

改革的理論中，朱先生的意見很值得我們重視，雖然其中仍有參酌討論和補充說明的必要。

朱先生提出中國文字改革問題近年的發展有兩個方向：一是採用拼音字，二是採用簡體字。拼音文字有兩套：一為國音字母第一式——國語羅馬字（國音字母有兩式：第一式為注音符號，第二式為國語羅馬字。朱先生謂國語羅馬字現在稱為「注音符號第二式，一疑誤引。」）；另一套是「中國話寫法拉丁化」，簡稱「拉丁化」。（朱先生稱為「中國文字拉丁化」，這個名稱「拉丁化」派決不肯承認的，故此更正。至於「新文字」乃後起的名稱。）

國羅派原稱「國羅」為「新文字」，「拉丁化」派也尊稱「拉丁化」為「新文字」。為避免兩者互相混淆起見，似應各依原名稱。朱先生說：「新文字派在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這一點上，和國語羅馬字派是相同的。這裏似乎有一點點的誤會。」

「拉丁化」派在改用拼音文字這一點上和「國羅」派相同；但「拉丁化」派在「廢除漢字」這一觀點上與「國羅」派絕對相異。

先說漢字的廢止問題。根本「拉丁化」派自發覺漢字廢止不得以後，迄今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理論。這在他們最近（二十九年五月一日）出版的「中國語文月刊」第六期熊略先生的「加紧研究工作」一文裏，就很坦白地表示過；然而國羅派早已認定「漢字廢止」乃民十二年的老調，此調早已不彈了。

• 民二十四年九月間，國羅派輩家霖王玉川等發起組織中國新文字先鋒隊，其簡章第一條宗旨為：

1. 輔助漢字之推行，補漢字之不足，救漢字之窮。

2. 增進民眾生活上的知識技能，提高民眾文化之水平線。

宣言裏這樣說：

中國四千年來的文化是憑漢字遺傳下來的。中國四萬萬人之中有四千萬人的教育是靠漢字得來的。漢字對於中國民族的功績，我們並不願一筆抹煞。但是在內憂外患連於極點的今天，為救亡圖存起見，我們對於漢字應該重新估定它的價值。（一）漢字使中國的義務教育低能化；（二）漢字使中國的民眾教育沒有辦法。……

又鄭重地聲明着：

我們絕沒有取消漢字的野心。我們的目的只是在補漢字之不足，救漢字之窮。因此我們目前努力的目標是：

1. 使不願或不能學習漢字的民眾有一種又便宜又適用的新文字。

2. 使願學漢字而一時尚不能學習漢字的民眾，在學習過程中，先有一種補助漢字，且可獨立使用的簡易文字。

陳鶴琴先生雖主張「拉丁化」，但其意見實即國羅派的意見。不過朱先生說：「陳先生的辦法一面容許方言，一面注重統一國語，還是不錯的；……但他一面要保存和改造漢字，一面又主張先從拉丁化入手，却不免庸。」這不論不有進一步的解釋。

王玉川先生在濟南國羅促進會出版的國語羅馬字疑問解答一書裏有這樣的一段話：

一、我們既然不反對不會說話的兒童在未學會國語以前先學方言，我

們就不應該反對不識字的老百姓，在未學會國語羅馬字以前，先學方言羅馬字。

二、我們既然不肯教各方言區域的人民，在未能學會國語以前，犧牲了他們使用方言的利益，我們也就不應該教他們在未學會國語羅馬字以前犧牲了他們使用方言羅馬字的利益。

因此，我主張在方言與國語相差較遠的地方：

1. 先學方言而後學國語。
2. 先學方言羅馬字，然後再學國語羅馬字。

3. 先學國語羅馬字，然後再學漢字，然後再學漢字的古文，篆文，或者外國文，甚至於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梵文，只要他們肯而且有工夫。

程序是這樣地排列着，顯示拼音文字與漢字決不是對立的，正如漢字中的白話文與文言文不是對立的一樣。中國過去四千年的文化基礎實在大部分建築在漢字中的古文，以至於大小篆鐘鼎甲骨等文字的上頭。而不是五四以後才勃興的白話文上頭。如果要研究中國過去的文化，單認識漢字的白話文是不够的。由白話文而文言文既不認為周折，為作高深的研究，由拼音文字而至漢字古篆等也都不應該認為是周折。中國過去的固有文化有其整個的系統，民衆所需要的正是整個的國故常識而不是點點滴滴的文化。點點滴滴的文化讓專門學者去研究和開發。把專門學者研究的結果，系統地以淺顯易曉的拼音文字——國羅方羅寫出或譯出，乃是一般大眾的希望和願望。在這一點上國羅或方羅正是彰揚固有文化的好工具。

其次，漢字有其完整性的優點誰都不能否認。但其優點要在能充分支配和運用它以後才能顯出。「十年窗下，僅能通文」要是認為漢字並不特別難學，拼音文字的好處並不太大。這恐怕與事實相背馳，中國新文字先鋒隊精引周建人先生民十八年的一段言論云：

漢文的書寫「既習，易，這裏用不着多說；檢字尚不便利，只要學過英

德法文的人，和查外國文字典一比較便明白知道。我們翻開教科書來看，西文的初級自然教科書，開首便是一兩面字，因為他們只學會拼法，小孩便能讀會簡短的句子，所以句子多點是不要緊的，現在中國的自然科課本，開首必修到只有一個「大」字了。

精引以後末了又有這樣的說明：

其實中國的教育低能化並不只限於教科書……在教學方面，因為漢字的困難，常常使教師與學生的精力時間大部分都用在文字上。因此四年的義務教育不過是「識字」而已。文字不過是工具之一種，然而中國「文字」就代替了「教育」。說到先生與學生四年努力的結果，有好些人仍然不能讀書看報，那就更令人傷心……在自修方面，更為利害。外國的小學生自二年級以後，課外就可以自由閱讀許多有趣有用的書。因為拼音文字，無須時時檢查字典，讀書的趣味很容易養成。外國的小學生在前四年之中，除了從課堂教本上得到許多知識外，又可以用他們便利的工具（拼音文字）自動的吸收許多的知識。在中國，則專憑教師在課堂內口授，用漢字自由閱讀而能吸收各種有用的智識者可謂絕無僅有。

文字改革決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依賴政治力量（如土耳其和蘇聯）當然來的痛快乾脆，要不然就得依賴社會運動的力量。依賴社會運動的力量多少少年是不能預定的，讓我再引王玉川先生給錢玄同、黎劭西兩位先生一封討論怎樣推行國語羅馬字的信裏頭的幾句話：

用社會運動的力量要多少年自然不能預定，但是也不一定非一百年不可，我們試想在國在Wycliffe以前的情形，很和我們中國現在的情形相似。當時他們的文字是希臘文拉丁文。希臘文相當我們的古文，拉丁文相當我們漢字的白話文。那時候，他們的老百姓一定只能說英國土話，不能讀拉丁希臘文的文字。還如我們的老百姓大半都不能讀古文和漢字的白話文很相似。但是Wycliffe因為要鼓吹他的宗教改革，所以他毅然用拉丁字母拼切英國土話，並且就用這種土話翻譯拉丁文的聖經，自此以後，英文的勢力越

來越大。從Wells到現在也不過五六百年的事。

總之，提倡拼音文字——專家制定的國語羅馬字可，反對漢字則不必。拼音文字和漢字可以同時並存。正如漢字的古文和漢字的白話文可以同時並存一樣。有標聲調的廈門白話字，歷史已有二百年，運用的人數達千萬而不稍衰，也可以證明這個事實。如果要真實地「我手寫我口」，文章的切實通俗化，決非漢字白話文所能竟事。「拉丁化」簡陋，忽略中國語言中聲調的特性，絕對沒有頂替漢字的資格。專家制定的國羅和方羅，正是現階段一般大眾的需求。一方塊漢字的退居於博大精的地位，必有其退居的因素和條件，我們用不着替它抱無謂的杞憂；但這也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如果J. R. Palmer的意見是對的，那麼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也就毫無意義。「沒有時間和耐性學習漢字古文的人，便沒法讀中國文學書了」，這個類推並沒有錯誤，但這決不是攻擊白話文運動或拼音文字運動的正確理由。

本期撰者

（本期執筆者除何龍先生外，均是讀者所熟識的。本刊近來接到好些篇討論「文字改革問題」的文章，惜因篇幅限制，祇得選擇幾篇登載，以引起社會人士注意。）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印

刷

者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總

經

售

正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中一路二二〇號

分

售 全 國 各 書 局

價目 零售一角（訂閱全年八元半，年元）
(香港以港洋計算)

本刊啓事一

本刊最近幾期，雖按期出版，惟因種種關係，致未能按期發行，敬祈讀者鑒諒，為荷。

本刊啓事二

本刊近因紙價飛漲，成本增高，自第四卷起，贈閱一律停止，特此奉告。

中銀國行 竭誠為社會服務
努力謀顧客便利

本行為國民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資本四千萬元全國各地有分支行國外紐約倫敦星加坡巴達維亞仰光河內海防大坂等分行其他各國有代理處經理國內外匯兌各種存款放款及其他一切銀行業務手續簡捷服務周到如蒙光顧母任歡迎

本刊價目

國內 零售國幣二角訂閱全年國幣八元半年四元
香港 零售港洋一毫訂閱全年港幣八元半年四元
國外 訂閱全年美金五元或折成美金五元

本刊爲求投寄迅速起見，滇港間皆用航郵，香港及國外定戶無須另加航空郵費，國內定戶如需航郵者，須另加航費全年國幣八元半年四元。